

欧亚问题

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泛起及其对欧亚安全的挑战

王海运

【内容提要】今后一个时期以中东地区为中心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将处于活跃期，其在世界各地制造的恐怖暴力活动将处于多发期。由于地理上毗邻、社会形态相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多重原因，中东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崛起对欧亚地区安全形势构成重大威胁。中俄、上合组织及国际社会必须以担当精神、稳妥举措，共同应对这一严峻挑战。

【关键词】伊斯兰极端势力 欧亚地区 中国与俄罗斯 上合组织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6) 02-0005-0006

新形势下欧亚地区面临多重安全挑战，伊斯兰极端势力泛起所构成的挑战尤为严峻。这一挑战攸关欧亚国家重大战略利益，中俄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必须从确保地区安全稳定的战略高度妥谋应对之策。

一、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中东地区大面积泛起，恐怖暴力活动进入多发期

近一两年，以“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为标志，与欧亚地区毗邻的中东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大面积泛起。“伊斯兰国”组织不仅攻城略地、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土地，建立起所谓“首都”、对所占地区实行伊斯兰极端教法统治，俨然成为一个国家主体，而且在世界各地招募极端分子，建立分支机构，并且接连制造了诸如巴黎恐怖袭击、突尼斯酒店袭击、贝鲁特自杀式爆炸袭击、俄罗斯民航飞

机坠毁等恶性恐怖暴袭事件。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相联系，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也在蠢蠢欲动。

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虽然对“伊斯兰国”组织进行了一年多的空中打击，但是由于三心二意、别有所图，收效甚微。俄罗斯的空袭行动虽然取得重大战果，大幅压缩了“伊斯兰国”组织的生存空间，但是这一极端势力的气焰依然嚣张。虽然欧洲大国因巴黎恐怖袭击惨案和难民潮冲击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上趋于积极，美国也不得不调整对付“伊斯兰国”组织的策略，但是各大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明争暗斗，难以形成合力。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落，美国对俄罗斯空袭行动无端责难，土耳其公开庇护叙利亚“土库曼旅”，都反映出国际社会合作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艰难。

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中东地区大面积泛起有着多

【作者简介】王海运，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上合组织国家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重复杂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难辞其咎。

首先,美国等西方大国发动的局部战争,策动的“颜色革命”,打破了地区内政治力量的平衡,造成了一些国家的权力真空。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几场局部战争大多发生在中东地区,美国制定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直接针对这一地区,美国等西方大国策动的“阿拉伯之春”更是集中于这一地区。某些欧洲大国宗主国情结浓重,在不择手段地将一些中东国家重新纳入其势力范围,为此也在不计后果地推行新干涉主义,甚至率先对利比亚和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不论是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还是叙利亚战争,美国等西方大国都明确提出以推翻“独裁专制政权”、建立“西式民主”为目标。正是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新干涉主义行为将中东地区多个国家拖入了战乱不已、民不聊生的灾难深渊,造成了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万难民涌向欧洲^①。更为危险的是,战争和动乱打破了地区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平衡,造成了某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推倒了伊斯兰极端势力扩张的“防火墙”。战争和动乱的另一后果是,被推翻政权的支持者伺机复仇,走向极端。“伊斯兰国”组织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伊拉克战争中被击溃的萨达姆国民卫队大批军官成为“伊斯兰国”武装组织的骨干。

其次,美国等西方大国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价值观普世论”,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集体焦虑,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泛起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美国等西方大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宣扬“历史终结论”、“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价值观普世论”,大搞“价值观外交”和“意识形态划线”,蔑视、贬低世界其他文明,引发了空前严重的“文明冲突”。其依照西方标准对伊斯兰国家进行的“民主改造”,更是对伊斯兰世界造成了巨大冲击。伊斯兰世界被边缘化的忧虑不断加剧,对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反弹日趋强烈,极端化、暴力化情绪大面积扩散。中东地区多国恐怖暴力活动的泛滥、移居欧美的穆斯林实施的“独狼”暴恐事件多发,均与此直接相关。一定意义上讲,“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正是西方大国新干涉主义肆虐催生的怪胎。正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所言,“那些不太成功的民族被边缘化,他们缺乏安全感,感觉自己被世界疏远了”,“穆斯林(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

都坚定地认为自己被西方国家压制太久了,现在终于要迎来自己的时代”^②。

再次,与上述两点相联系,伊斯兰两大教派间的矛盾被激活,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的混乱,给予伊斯兰极端势力以更大发展空间。不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后年代,美国一直将中东地区视为其控制世界能源资源、挤压原苏联和俄罗斯战略空间、遏制中国战略西进的枢纽地带,千方百计操控地区国家的内政外交,为此对地区国家拉一帮打一帮,不断激化其相互矛盾。某些欧洲大国对中东国家实施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对于打破中东地区两大教派之间的势力平衡亦“功不可没”。伊斯兰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间的争斗已达千年,但是像目前这样剑拔弩张的局面并不多见。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对峙局面的形成,显然与西方大国对地区力量平衡的破坏及对地区国家政治进程的操弄存在某种关联。在两大教派争斗升温的背景下,某些中东国家出于教派利益和地缘政治考量,与“伊斯兰国”组织勾勾搭搭,甚至充当其武器装备的提供者、走私石油的贩运者、恐怖分子对外渗透的通道,亦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日益猖獗的一大原因。如果伊斯兰两大教派冲突不能尽快降温,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努力必将受到极大干扰。

最后,战乱和动荡破坏了中东国家的发展环境,地区国家普遍陷入贫困,给伊斯兰极端势力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社会土壤。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暴力活动往往与社会贫困、社会不公紧密相连。中东国家普遍处于经济欠发达状态,不仅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形势易受国际油气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滞后、居民就业普遍困难。中东产油国的油气产业大多为当权集团所垄断,虽然出口收入可观,但是未能真正惠及百姓,引发社会不满。几场战争的破坏、“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使居民贫困面进一步扩大、社会进一步被撕裂。许多穆斯林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于是伊斯兰极端教义成为其精神寄托。可以说,贫困与不公是伊

① 据美联社统计,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至2008年10月,已经造成伊拉克60多万平民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据叙利亚人权组织公布的数据,从2011年3月15日到2015年6月8日的1547天里,已确认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230618。转引自“好搜百科”。

② 《李光耀谈恐怖主义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未来》,载凤凰网评论2014年3月2日,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4_03/02/34338562_1.shtml

伊斯兰极端势力进行社会动员的有力武器。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下跌,使得中东多个产油国陷入财政紧张,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进一步下降^①。由于此次油价下跌主要是全球能源供需基本面严重失衡所致,而世界经济短时间内较小可能走出低迷,欧佩克与独立石油生产国又难以达成“减产保价”共识,预计今后几年国际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不大可能逆转,国际油价不大可能重返高位,中东产油国的财政状况很可能进一步吃紧,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很可能进一步受损。因此,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中东地区进一步发展扩张的社会土壤恐难有效铲除。

综合上述多重影响因素可以预料,今后一个时期以中东地区为中心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必将处于活跃期,其在世界各地制造的恐怖暴力活动必将处于多发期。

二、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泛起对欧亚地区安全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本文所说的“欧亚地区”主要指原苏联的中亚地区,而非地理意义上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欧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不仅取决于地区国家,而且受到国际安全大环境的影响。中东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崛起,无疑对欧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构成重大挑战。

第一,地理上毗邻,给予伊斯兰极端势力自中东地区向欧亚地区扩张以极大便利。欧亚国家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的中心中东地区地理相连,相互间边界漫长,缺少天然屏障且防卫能力普遍不足,加之多个民族跨境而居,语言相通、文化相近,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对欧亚地区进行扩张有着地利之便。西方大国极力祸水东引,欧亚国家更容易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觊觎的目标。

第二,欧亚国家社会形态与中东国家存在诸多相近之处,易于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所渗透。欧亚国家居民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急于构建有别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放纵甚至扶持伊斯兰宗教的发展,伊斯兰极端势力乘机而入,极端暴恐组织得以产生与发展。欧亚国家的民族和种族构成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活跃地区存在某些相近之处,并且与“伊斯兰国”组织同为逊尼派穆斯林,易于产生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同情甚至是认

同。这些国家还普遍存在部族矛盾、地区矛盾,易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所利用。因此,“伊斯兰国”组织必然要与诸如“乌伊运”之类的欧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相互勾结,在欧亚国家制造混乱。

第三,欧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存在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展做大的社会土壤。这些国家大多是能源资源国、农业牧业国,工业化进程尚处于初始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利益集团争斗不已,精英层钩心斗角,社会分配不公,居民贫困面较大。这种情况与某些中东国家非常相似,因而易受到“中东综合征”的传染。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不排除欧亚国家发生政局动荡、伊斯兰极端势力借机生事的危险。加之一些欧亚国家缺少民主土壤却盲目引进西方民主,严重影响到政府掌控局面的能力,吉尔吉斯斯坦前些年两次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发生与此不无关联。美国等西方大国至今仍未放弃“民主改造”欧亚国家的企图,如其得手,很可能将某些欧亚国家搞乱,从而给伊斯兰极端势力向欧亚地区扩张提供更大便利。

第四,伊斯兰极端势力野心很大,已将欧亚国家列为扩张对象,并且已经有所行动。伊斯兰极端势力具有跨国性质,其扩张目标不仅是伊斯兰世界,而且包括其他多民族国家。“伊斯兰国”组织声言建立“大哈里发”,已将欧亚多国纳入其未来“大哈里发”版图,并且为此加紧招募、培训这些国家的“圣战”分子。据报道,赴“伊斯兰国”组织参加“圣战”的中亚公民已达2000—4000人^②。这不仅可能增大欧亚地区发生恐怖暴力活动的危险,而且可能导致极端情绪的蔓延。

第五,阿富汗面临重大变局,存在重新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扩张策源地的现实危险。美国、北约发动的阿富汗“反恐战争”打了14年,越打越乱,越反越恐。不仅塔利班卷土重来,而且“伊斯兰国”组织也在加紧渗透。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撤离,阿富汗正在出现重大变局,不排除重新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扩张策源地的可能性。由于阿富汗紧

^① 国际油价从2014年6月的每桶120美元左右持续跌至2016年初30美元左右。受此影响,2015年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收入同比减少大约1300亿美元。

^② 据“西陆网”2015年2月12日报道,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15年初发表报告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对中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影响和冲击不断上升,过去3年中有2000—4000名中亚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其中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超过千余人。

邻欧亚国家,且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存在跨境民族关系,如阿富汗极端势力再次崛起,必然向欧亚邻国扩张,导致部分欧亚国家恐怖暴力活动升温,进而冲击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

三、中俄和上合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必须以担当精神、稳妥举措,共同应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严峻挑战

首先,中俄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必须拥有更多的“大国作为”。

伊斯兰极端势力是不定向导弹,既反美,反西方,也反对一切世俗政权,反对各种文明。伊斯兰极端主义具有极端性和攻击性,与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同根共生,正因为此,上合组织将其合称为“三股恶势力”。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中东地区泛起,对欧亚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严峻挑战,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欧亚大陆两个新兴大国,在此问题上必须拥有更多的“大国担当”。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野蛮挑战,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是国际正义事业,中国与俄罗斯作为对国际安全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必须在应对伊斯兰极端势力挑战问题上发挥“大国作用”。“去极端化”是新时期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必须在全球治理的这一紧迫问题上承担起“大国责任”。

面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猖獗,中俄必须联手合作,并且将这一合作视为两国战略协作的新领域,展开紧密的“协同动作”,既为本国亦为本地区及世界的安全稳定做出“大国贡献”,并且借此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已经出手,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空袭行动颇具成效^①,争取建立反恐大联盟的努力也取得一定进展。俄罗斯虽然因国际油价下跌、西方制裁而陷入经济困难,支撑军事行动的能力可能有所下降,但是其反恐意志坚定,行动方略灵活。相信在国际社会特别是战略伙伴的支持下,俄罗斯一定能够为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对于切除危害全球安全的伊

斯兰极端势力“毒瘤”立场鲜明。欧亚地区是上合组织的中心地区、中国的西部大周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扩张影响到上合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威胁到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攸关中国的战略利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暴恐活动对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具有破坏性影响,因为六大经济走廊中有三条要经过欧亚及其毗邻的中东地区^②。因此,中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必须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占据道义制高点,争取更大战略主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实施武力打击的条件。一方面,中国军事力量尚缺少远程投放和远距离作战能力,缺少地区盟友和海外军事基地支撑,更缺少境外作战的实战经验,因而不具备实施远方作战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中东地区的泛滥,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策动“民主动乱”结下的恶果,理应由他们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中国出兵中东因此而缺少必要的国内民意支持。

但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应也不会成为“旁观者”。中国可以给予参与军事打击及遭受伊斯兰极端势力祸害的国家以更多的道义支持、情报支持、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支持。中国还可以利用与两大教派“领头羊”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均为“全面战略伙伴”、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从未发生过严重冲突的有利条件,以及在伊斯兰世界的良好形象展开劝谈促和,缓和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间的相互矛盾,推动他们共同致力于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大业,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和“区域经济大合作”共同推动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还应发挥国际理念优势,大力倡导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努力缓和某些西方大国挑起的“文明冲突”。

其次,上合组织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必须担负起“新型国际组织”的责任。

^①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称,俄军叙利亚空袭行动第一阶段(2015年9月30日至10月22日),俄战机共执行934架次战斗飞行任务,摧毁恐怖分子设施819座。转引自《俄官方公布第一阶段俄军在叙利亚空袭行动统计》,载观察者网2015年10月29日。http://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5_10_29_339360.shtml

^②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2015年3月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确认,“一带”的发展愿景包括建设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即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以及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上合组织是践行新型国家关系准则、新型安全观、新型文明观、新型义利观的“新型国际组织”，在新时代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构建中，应当而且有条件发挥重大引领作用。上合组织从建立伊始即以打击“三股势力”为重大使命，而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三股势力”同根同源，即使从打击“三股势力”的需要考虑，上合组织也有必要积极参与到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国际行动中。

上合组织建立了打击“三股势力”的专门反恐机构，成员国军事力量多次进行联合反恐演习，有能力为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做出重要贡献。上合组织多个成员国参加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更具行动能力，上合组织与集安组织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有必要展开协调一致的联合行动。上合组织新成员国巴基斯坦深受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祸害，在这一斗争中特别是在制止阿富汗反对派走向极端化问题上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伊朗是中东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亦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与其他成员国联手发力。

考虑到以往在成员国国内发生动乱时上合组织无所作为的教训，上合组织必须尽快在强化联合反恐、联合维稳机制问题上推出新的举措、制定新的规则。

最后，国际社会必须共同推动联合国框架下反恐、反极端势力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

伊斯兰极端势力肆无忌惮地到处制造恐怖暴力事件，不仅对中东地区及其毗邻的欧亚地区构成重大安全威胁，而且正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的安全底线。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遏制其恐怖暴力活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

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在应对伊斯兰极端势力挑战问题上国际社会远未形成合力，反而相互掣肘。为此，必须重申联合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核心地位，力促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广泛的反恐、反极端势力国际统一战线。

这一统一战线应当高举“四反”大旗，即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反对新干涉主义、反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四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这样做道理很简单：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是“孪生兄弟”，前者是其主要行为方式，后者是其思想理论基础；而新干涉主义是引发国际恐怖主义和滋生宗教极端主义的重

要根源；某些大国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则是国际社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难以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欧洲大国因难民潮危机而深陷战略焦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追随美国搞新干涉主义、策动“阿拉伯之春”的错误，目前正是促其改弦更张的有利时机^①。国际社会还应当力促美国摒弃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共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发生在世界各国的恐怖主义。

这一统一战线应当充分发挥各大国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大国拥有采取军事、政治、经济行动的能力，而且因为大国对全球安全治理负有更大的国际责任。任何大国都不应将自身或者本集团的地缘政治利益置于国际反恐大业利益之上，不应相互拆台甚至暗中庇护反对另一大国的极端势力。各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欧洲大国以及中国，应在联合国框架下尽快就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达成共识，推动各自为政的反恐联盟相互对接，相互配合。必须认识到，大敌当前，唯有团结一致，共同发力，方能打掉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嚣张气焰，方能取得国际反恐斗争的胜利。

这一统一战线特别应当争取温和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猖獗的最大受害者，而且是反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基础性力量。只有他们真正参与到国际社会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之中，才有可能弘扬伊斯兰教和平和睦的真谛，打掉伊斯兰极端势力蛊惑穆斯林民众的思想武器，压缩其活动空间，挤压其生存根据地。温和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国际组织目前处在困难抉择之中，国际社会应当积极推动其调整政策，坚定立场。说到底，动员伊斯兰国家及穆斯林民众广泛参与反恐，是对付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关键所在和釜底抽薪之举。

这一统一战线应当努力化解伊斯兰两大教派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既有教义诠释的分歧，又有两派领头大国间的地缘政治争夺，历史上的多次仇杀留下的阴影挥之不去亦是重要原因。但是，听任极端势力践踏伊斯兰教义，破坏伊斯兰文明，制造地区

^①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霍瓦特撰文指出，此次难民危机的根源，应该追溯到叙利亚内战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紧接着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推波助澜，以“反对独裁”和推动“民主化”的名义插手中东和北非国家政局，甚至不惜采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权更迭。转引自鞠辉：《“颜色革命”让欧洲吞咽难民危机苦果》，载《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14日。

动乱，破坏伊斯兰国家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造成无数穆斯林家破人亡，绝对不符合任一教派的根本利益。促其考虑伊斯兰世界的未来，停息派别争斗，坚定其反对伊斯兰宗教极端化、暴力化的政策选择，是国际反恐成功的关键。国际社会应当在两大教派之间努力劝和促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其尽快走向对话和解，共同应对极端势力的严峻挑战。否则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努力必将事倍功半。

这一统一战线还应当给予遭受战乱、动乱及暴恐破坏的重灾国家以更加有力的帮助，不仅要给予流离失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千百万难民以人道

主义救助，而且要为合法政权的战后重建尽心尽力。只有地区民众安居乐业，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产生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

综上所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泛起及其向欧亚地区的扩张，已对世界安全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对欧亚地区的威胁尤为直接而重大。包括中俄在内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必须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参与到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正义行动中，既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利益，又为国际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刘阳)

The Upsurge of Islam Extremist Force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Safety in Eurasia

Wang Haiyun

Abstract: In the future period, the Islam extremist force centered on the Middle East will stay active and the terrorism and violence activities made by it around the world are in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period.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adjacency, close social formation, lagg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any other reasons, the rising of Islam extremist force has formed great threat to the safety situation in Eurasian region. China and Russia, SCO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respond to the severe challenge with the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eliable moves.

Key words: Islam extremist force; Eurasian region; China and Russia; SCO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сламского экстремизма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Евразии

Ван Хайю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масштабы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исламского экстремизма, центр которого —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будут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расти, усилится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следствие та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ка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близость,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родств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отсталости и др., рост исламского экстремизм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ерьезную угрозу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азии.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ШОС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должны совместн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этим серьезным вызова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сламски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ШОС